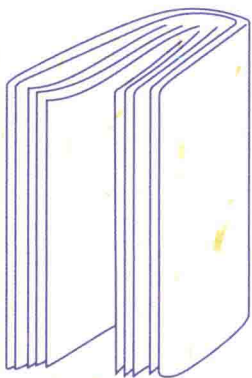


生死场
孔雀胆
背影
野草
呼兰河传



子夜
孤独者
祝福
酒后
夜
.....

回到语言： 王本朝

王本朝——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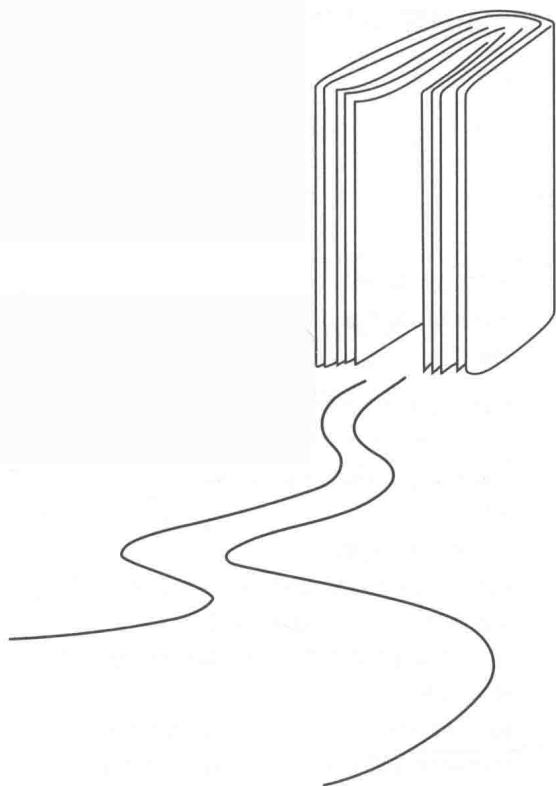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回到语言： 重读经典

王本朝——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到语言：重读经典 / 王本朝著. —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12

ISBN 978 - 7 - 5598 - 0457 - 0

I. ①回… II. ①王… III. ①小说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60111 号

出品人：刘广汉

责任编辑：刘美文

封面设计：王鸣豪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9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 - 65200318 021 - 31260822 - 898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寿济路 13188 号 邮政编码: 256401)

开本：890mm × 1 240mm 1/32

印张：12.125 字数：282 千字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目录

《背影》：歉疚与嗟悔的心理分析	001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装置的风景	016
《桃园》：死的恐惧与生的挣扎	027
《湘行散记》：生活在别处	038
《酒后》：女性的解放欲望与道德力量	053
《纪念》：俗套的故事与不俗的寓意	068
《封锁》：思想是痛苦的一件事	083
《夜》：身份对身体的压抑与认同	095
《〈呐喊〉自序》：鲁迅的前“五四”	108
《雪》：自然风景与人的主体性	119



《复仇（其二）》：没有救赎的复仇	128
《野草》：“然而”与鲁迅的话语方式	140
《野草》：鲁迅与尼采的精神契合	153
《朝花夕拾》：旧事何以重提	168
《补天》：文本迁移及意义阐释	184
《狂人日记》：“吃人”的寓言与象征	198
《祝福》：人和人的魂灵是不相通的	212
《孤独者》：孤独是孤独者的旗帜	224
《长明灯》：反抗的污名化与游戏化	239
《离婚》：“理”与“礼”的话语权	251
《凤凰涅槃》：现代诗歌的选择与重建	264

《孔雀胆》：悲剧性与宗教性的交融	280
《生死场》：个人与时代的叙述张力	292
《呼兰河传》：虚无与悲凉的诗意	308
《子夜》：赎罪的都市与阶级寓言	346
《骆驼祥子》：欲望的叙述意图	361
后记	378

《背影》：歉疚与嗟悔的心理分析*

《背影》是现代经典，经典的意义可在不断的阐释中生长。社会上也曾经围绕它是否应从教材里取消有过争论，说法不一。无论怎样，它之所以能够历经几十年依然让人觉得不可替代，说明它自有其非同一般的地方。李广田曾认为《背影》与朱自清是“不可分的一体”，它之所以能够“历久传诵而有感人至深的力量”，不在于它“宏伟的结构和华瞻的文字”，而是凭了它的“老实”和“真情”^①。“老实”是笔法，“真情”就是人们公认的父子情深。这几乎成了人们的定论，包括文学史的观点和名家的看法，也影响到了中小学教材和教参的观点。在我看来，文章表面上写父子情深，实际上却写了父子间的负疚与不安，在“父子情深”的背后隐藏着复杂的愧疚心理。具体地说就是，父亲因“家景”破败而有负疚和不

* 原题为“歉疚与嗟悔：在父子情深的背后——《背影》的心理分析”，刊于《名作欣赏》2012年第10期。

① 李广田：《最完整的人格——哀念朱自清先生》，《李广田文集》第3卷，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503页。

安，总想为儿子做这做那。这或许是多年所养成的习惯，更是为了减轻自己内心的歉疚。而儿子呢？在父亲的“背影”“老境”和“颓唐”面前，则产生了不可言说的嗟叹和懊悔。作者不堪承受嗟悔之重写作了《背影》，追忆成了一种自我拯救，如同开闸放水一样，让堵在心里的愧疚有了发泄的通道，写完了自然就会轻松些。

《背影》的写作起因于朱自清父亲的来信，这封信让他“流泪不止”^①。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回答杂志编辑的提问时，他还再次说起：“我写《背影》，就因为文中所引的父亲的来信里那句话。当时读了父亲的信，真是泪如泉涌。我父亲待我的许多好处，特别是《背影》里所叙的那一回，想起来跟在眼前一般无二。”^②是什么让朱自清如此悲伤？事实上，朱自清和他父亲的关系并不好。朱自清是家中长子，他的父亲朱鸿钧从小就对其寄予厚望，管教得很严格。长大后不但包办了他的婚姻，还在他工作后代领他的薪水。再加上一些家庭琐事，朱自清与父亲之间也就时时有不合。1921年，朱自清愤然离开了扬州，还接走了妻儿，过起了小家庭生活。后来，朱自清也想缓和与父亲的矛盾，但父亲并不理睬他，父子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以至于几年不相见。研究者常常把朱自清与父亲间的矛盾解释为旧传统与新观念的冲突，是专制和自由的对抗，父亲自然成了封建家长专制的代表，儿子也被作为个性解放的象征^③。在我看来，这或许夸大了朱自清父子间矛

① 朱自清：《写作杂谈》，《朱自清全集》第2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06页。

② 朱自清：《关于散文写作答〈文艺知识〉编者问》，《朱自清全集》第4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83页。

③ 吕高超：《背影的文化意蕴解读》，《语文建设》2011年第2期；赵焕亭：《〈背影〉：朱自清内心矛盾和焦虑的审美置换》，《平顶山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薄培林：《〈背影〉再解读》，《南都学刊》2007年第3期。

盾冲突的时代背景，也高估了朱自清在亲情伦理关系中所持的现代知识分子立场和身份。事情往往不会这么简单，特别是在面对掺杂着风俗习惯、伦理亲情等家庭问题时，人们并非完全受时代的左右，换一个时代也会有这样的矛盾。正如巴金《寒夜》中，汪文宣、曾树生、汪母之间的矛盾不完全是时代造成的，而是文化结构形成的死角。无论是何种情形，反正是朱自清与父亲的关系并不融洽，所以，到了1925年10月，朱自清在北京接到了两年多“不相见”的父亲从扬州寄来的家信，信中提到“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利害^①，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一下子击穿了朱自清的内心，使其非常不安。毕竟父子之情是难以割断的，他禁不住悔从心起，于是写下了这篇经典名作《背影》。

按叶圣陶的说法，“背影”是文章叙述的“主脑”，“从其间传出父亲爱惜儿子的一段深情”^②。“主脑”就是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部分。作者以“与父亲不相见”已有两年多了，“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开篇，这既是作者真实的记忆，也是朱自清的精心构思。当有人说《背影》是其情感的自然流露，朱自清却说“也不尽然”。在他看来，《背影》之所以“不会闹什么错儿”，全是“平日训练的原故”，并说“我不大信任‘自然流露’，因为我究竟是个国文老师”^③。这里将自己的写作身份定位在国文老师，说

① 编者注：本书选文有特定的时代特色，对于与现代汉语通用字不同写法的诸如“惟”“利害”等词语全书均保留原文，后文中的“惟一”“象”“希奇”等词语不再一一标注。

② 叶圣陶：《文章例话》，三联书店，1983年，第5页。

③ 朱自清：《写作杂谈》，《朱自清全集》第2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07页。

明《背影》里也有不少“做作”成分。父亲的“背影”是文章的中心线索，父亲“颓唐”的“老境”才是引发作者懊悔心理的动因，特别是文章所说因“家庭琐屑”之事触犯了父亲，让他生气，乃至发怒。而现在呢，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这感动了作者，才让他有了写作的动力。《背影》既是朱自清对父亲“惦记”的回应，也是表达对父亲“老境”“颓唐”的懊悔和愧疚。

所以，《背影》是可以倒着读的，先读文章后半部分，再倒回去。文章一开头就说“最不能忘记”，而不用“时时记起”。这样的写法不同于鲁迅的《藤野先生》，鲁迅说他将藤野先生的相片挂在寓所的墙上，“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就会“增加勇气”^①。《背影》虽使用了一个“最”字，表示程度，但它表述的是一个相对概念，有范围和程度之别。这里的“最”表明，“我”对“父亲”的其他所有记忆都没有这次“背影”的印象深。鲁迅使用“每当”，意在强调“相片”对于“我”之影响的持久和深入。“主体”和“对象”不同，表达感情的角度和效果也会不一样。

接着，作者就向读者打开了记忆的闸门，细致地叙述了“我”看见父亲“背影”的具体情景。一般读者往往就被这个“背影”形象或者说情节所俘获，习惯性地认为找到了文章“中心”，殊不知“背影”并不是文章的真正主题，而是情感的高潮。文学阅读不能像工兵掏地雷那样，而应从海水里煎出盐分来。一篇好文章的立意常常是弥散的，浸透在语言里，分散在文章的方方面

① 鲁迅：《藤野先生》，《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08页。

面，隐藏在每一个角落，而不是只在一个地方。文章叙述了“背影”发生的背景，作者用“祸不单行”作了评价性的描述。说在那年的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我”从北京到了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回家奔丧。谁知到了徐州，看见的是“满院狼藉”，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我”由“满院狼藉”想起“祖母”的死，并没有想到父亲的艰辛。实际上，家里的“满院狼藉”和“祖母”的死都与父亲有一定的关联。朱自清的父亲名叫朱鸿钧，1869年出生，是个读书人，做过一些小官，但官职似乎都不大，还经常换地方。1917年自徐州失业后，便仕途坎坷，生活渐绌，老境颓唐。1945年4月9日逝世，终年七十六岁。他在徐州任职时纳了几房妾，此事被他淮阴籍的潘姓姨太太知晓后，到徐州去大闹了一场，他也被上司怪罪而丢了差事。为了打发徐州的姨太太，朱自清的父亲不得不花钱息事，以至家产全部亏空。他的祖母也不堪忍受如此变故而去世。照常理，朱自清对父亲应有或多或少的抱怨和不满的，但作者不愿多说，而用“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将自己当时的抱怨情绪有意掩盖了。文章还写父亲看见了“我”的流泪，过来劝“我”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这里，父亲提到了“事已至此”中的“事”是指什么呢？肯定不是指祖母的死，因为父亲话里有“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意思是通过努力还可以改变，祖母已死，是不可能再找。那只能是“差事交卸了”和“满院狼藉”，二者都与朱自清父亲有关，显然，朱自清的父亲带有愧疚心理。

的确，破败的“家境”，如“满院狼藉”“变卖典质”“光景很是惨淡”和“一日不如一日”，让父亲有了生活的压力和愧疚心理。一般认为这样的家境既是一种写实，如同作者自己所说“这

篇文只是写实，似乎说不到意境上去”^①，也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实际上，这样的“家境”为父亲的“背影”提供了铺垫，隐藏在父亲所“做”和所“说”背后不仅仅是对儿子的关心，更有父亲的负疚与不安。父亲在家境破败和祖母之死这两件事上都负有责任，所以，他尽量想为儿子多做一些事情，包括对儿子的“不放心”，说话的“踌躇”，都或多或少有着希望通过自己的关心获得儿子的原宥。文章写父子回家后“变卖典质”“还了亏空”，这是家里的欠债。“亏空”由何而来，文章没有提及，但也能见出生活的窘迫和困境了。更让朱自清父亲不安的是，他“借钱办了丧事”。一个儿子不能为母亲生前尽孝也就罢了，连死后也无钱安葬。“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亲赋闲。”为何“赋闲”？还不是有父亲自己的过错。所以，丧事完毕，父亲即要到南京谋事。由此可见其是多么着急！不去“谋事”，如何偿还办丧事所“借”之钱。到了南京时，文章说“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这里使用“勾留”而不是逗留，“逗留”多为无所事事，“勾留”多为有“勾”之人和事。如无事，父亲哪有这份闲心？果然，第二日上午他们便去车站。

这里，文章写到了一个细节。说父亲因为事忙，本来说定不送“我”，托付旅馆里的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但“他再三嘱咐茶房，甚是仔细”。“再三”表多次，还很“仔细”。“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这里的“不放心”有两解，一指不放心茶房，二指他自己的心放不下。不放心茶房大可不必，因“我那年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甚么要紧的了”。“我”

① 朱自清：《关于散文写作答〈文艺知识〉编者问》，《朱自清全集》第4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83页。

已有路途经验，且是二十岁的小伙子。那父亲的不放心主要是他自己的心放不下，担心茶房代他去送了儿子，自己没有亲自去，对儿子及家人的愧疚无法得以表达和释放。但他所想的又不能明说，儿子以自己的年龄和乘车经验相劝，与父亲所担心的并不相同。所以，“我两三回劝他不必去”，起不了任何作用。文章两次写父亲“踌躇了一会”，“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只说”意思是只顾自己说，或者是自顾自说。说了什么呢？“他们去不好！”在作者“我”看来，这有什么不好的呢？理由在前面已经申述了。但站在父亲角度却有深意，它确实是父亲最真实隐秘心思的表达。对“我”而言，茶房陪去的确是没有没有什么不好之处，但对“父亲”而言，他不去送就等于没有机会表达歉意了。并且，在父亲那里，这种歉意主要是通过“我”的关心、关照和付出行动才好体现出来，不然，他的内心会更加不安。本来他的内心就充满着太多看不见的愧疚，他感到对不起母亲（祖母死了），对不起这个家（借钱度日），还对不起身为儿子的“我”（让“我”有了担心）。

文章没有过多提及“我”对父亲道德过失所引发家境变化的态度。如果写出来，会让读者感到“我”对父亲的不关心，也会矮化父亲形象。父亲为“我”做这做那敞露了他复杂的内心世界，他在为儿子付出的同时，也在为自己的愧疚松绑，或者说解除内心的紧张。我们在平常的生活里很容易发现这样的例证，两个十分亲近的人如果有了芥蒂，若其中一方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过错，他就会做得更多，也会更加小心翼翼，若他还在乎他们之间的感情的话。《背影》写父亲对儿子“再三嘱咐”，说话做事颇为“踌躇”，表面上是关怀备至，内心里何尝没有小心翼翼！如果真如汪曾祺所说的“多年父子如兄弟”，说话做事哪需要这么谨小慎微，

乃至患得患失。文章细致地描述了父亲一路上对儿子的关心，不仅真切地表达了父亲对儿子的关心，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父亲的重重“心事”，主要是由歉疚引起的内心紧张。文章继续写父亲坚持送“我”到车站，进了站，父亲还忙着和脚夫讲价钱，亲自送“我”上了车，“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再次叮嘱“我”路上要小心，“警醒”些，不要“着凉”，还“嘱托”车上茶房好好照应“我”。如果放在今天，这一连串动作和话语可能让人感到这是一个做事有些啰唆的父亲，也许会有人从中感受到父亲的平凡和伟大。实际上，父亲的行为和话语都与他藏有隐秘心事有关。

接着，文章描写了文学史上关于父亲的经典形象——“背影”。由此，人们也将文章的主题阐释为父子情深。那是否就是这样的呢？还是让我们来细读“背影”这一细节吧。

父亲一为“我”安顿好座位，“我”即说道：“爸爸，你走吧。”但父亲并没有回应“我”的话，而是仿佛没听见似的，只顾他自己的想法。文章写：“他往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可见，买橘子一事完全出自父亲的主张和行为，并非是“我”的意见和要求。文章接着就细致地描述了“我”眼中的父亲如何去买橘子的过程，这也是人们非常熟悉的慢动作。为便于分析，现摘录如下：

“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

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父亲为给儿子买橘子，“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再“爬上那边月台”，“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里的“蹒跚”“慢慢”“爬上”“攀着”“向上缩”和“向左微倾”等一连串动作，表明买橘子对父亲来说并非一件简单易行的事，而是具有相当的难度系数。当然，从写作学角度也值得学习和肯定，寥寥几笔就勾勒出父亲“雕像”般的“背影”形象。看似无关紧要的话语和缓慢无力的动作，的确确实表达了父亲对儿子的关心，同时刻画出父亲的“衰老”形态，于是，此段文字两次写到“我”的“流泪”。一次是父亲买橘子的艰难感动了“我”，再一次是与父亲分别，“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文章还写到当父亲提出买橘子时，“我”看见“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同时想到“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父亲买橘子的愿望和心情是多么强烈和急迫。结果确是如此。橘子买回后，他“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父亲一点也没感觉到有什么困难，反而有一种“轻松”的

快意。这里的“轻松”显然指的是父亲的心理活动。在“我”眼里的艰难和负担，在父亲心里却是一件高兴而乐意的事。因为父亲为儿子做事，包括从见面时的宽慰到亲自送到车站，直到买橘子，都是他所愿意的，甚至可以说，他做了才会感到更加轻松，心里的压力也会减少一些。文章还写到了一个细节，在父亲离开车厢时，特别叮嘱：“我走了，到那边来信！”这是父亲对儿子的叮咛，实际上这其中也有父亲的顾虑和担心。他担心什么呢？言为心声，说什么就担心什么，父亲主要担心的是儿子离开后不会给他来信。为什么他有这种担心？只有真切了解父亲的心思才会理解。父亲感到因自己的道德失误，已失去了差事，还影响到家境，他更担心得不到儿子的理解，失去儿子的原谅，更担心儿子会一去不复返。说了要儿子“来信”的话，他走了几步，还“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一步三回头，这又让人感到有些意外。父亲肯定不是第一次与儿子分开，也不会是第一次送儿子出门。文章后面也提到了“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他少年出外谋生，独立支持，做了许多大事”。“东奔西走”说明父子间分开的时间不短，“出外谋生”也说明父子间见面机会不多。既然这样，还有这样的一步三回头，照常理是难以理解的，但如考虑到父亲的心思，一切都好理解了。

文章写到了当时的“我”并没有完全理解父亲的心思，是“我”的感觉出了问题，还是父亲心在别处？这里出现一个心理“错位”，包括文章前面所写到的“我”的自作聪明，对父亲的埋怨和不理解，作者有意识地设置了父子间心理的不对称。如父亲关心儿子细致入微，而“我”却随意推辞，似乎不领父亲的情，还“暗笑他的迂”。有学者由此认为，《背影》表现了亲子之爱

的“错位”和“隔膜”，“爱的隔膜，正是《背影》之所以不朽的原因”^①。但我认为，“错位”和“隔膜”的确是《背影》内容，但并非完全出自于爱，而是父子间的歉疚和嗟悔、自责与原宥等心理的呈现。就整个作品而言，如果说它所表现的情感“隔膜”和“错位”是其“不朽”的原因，还不如说是错失的懊悔以及情不我待的嗟叹才是《背影》魅力之所在。

《背影》里的父亲和儿子都曾有“错失”，父亲试图以行动来补救，但是，当父亲为儿子做事时，似乎没有得到儿子完全的理解。当儿子能够体会到父亲的人生艰辛时，却又有了时间和空间的阻隔，于是，才有了父亲不可言说的歉疚和儿子无法说尽的嗟悔。当父亲关心儿子时，“我”心里却暗想：“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么？”事后又嗟悔不已：“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当看到父亲“肥胖”的“背影”，“我”体悟到了父亲的“老境”，后来当读到父亲的来信时，再次为父亲“老境却如此颓唐”而感慨。

文章叙述了作者从自我反思到幡然醒悟的过程：“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独立支持，做了许多大事。哪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己。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我北来后，他写了一封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利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

① 孙绍振：《〈背影〉的美学问题》，《语文建设》2010年第6期。